

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紅樓夢研究專輯

紅學的研究方向

精二冊 美金二九元

發行人：方謙

方謙

明

主編：朱

傳

譽

出版者：天

一出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八七三

郵撥：一〇一四七

信箱：七二二九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紅樓夢研究在西方的發展

講者：周策縱教授

時間：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

地點：新亞書院二五四室

紀錄者：紅樓夢研究小組

講辭

潘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碰到一個難得的機會，能看到貴校「紅樓夢研究展覽」的展出，潘先生要我講關於紅樓夢研究在西方的發展，我因一時手頭沒有資料，所以今天早上只化了十分鐘的時間寫成一個綱要，把我知道在西方對紅樓夢的發展情況，對各位說說，作爲一個綜合性的報導。

在報導前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剛才看到你們的展覽，有一個很大的感想。紅樓夢，不錯，已引起全世界學者的注意，但若真正成爲一個組織，集合很多人來研究，恐怕還要推新亞書院的研究小組爲中心，雖然世界各地也有研究，也有展覽，潘先生亦參觀和訪問過，但我相信新亞書院的研究成績是超過各地的。當然，各位也會進一步努力，問題只是如何去進一步努力而已。

所謂研究，在西方大都分爲二類方式：一類是翻譯，另一類是個別不同的研究和介紹。而在翻譯方面，也可分幾種，最早介紹紅樓夢到西方去的是歷史、通史、文化史或文學史，中間偶然提到紅樓夢，後來有些文學史或選了一段紅樓夢翻譯到其中，這可說是把紅樓夢介紹到西方去最早的方法。稍後是整本書把紅樓夢翻譯到西方去，但也是非常簡單的

節譯本，剛才我在展覽會中，看到一本一八九二年的英文翻譯本，這實在是現在你們搜集中的一本很難得的絕版書。目前，德文、英文、俄文的翻譯本中，最流行的英文翻譯本是從德文翻譯過來的，雖非全本，但好處是因為它是由英人麥巧姊妹翻譯（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所以英文很流暢，很多細節也能保留，但其他部分却刪去很多。另一種是王際真先生翻譯的，前部分翻譯得很完備（導言部分是英文翻譯本之冠），但後面部分却只作一扼要敘述，很多細節都被刪去。所以，西洋人還是喜歡看從德文翻譯過來的英文翻譯本。俄文翻譯本雖有，但大致也不完備。至於部分手稿的翻譯，有哈佛大學的 Prof. James Robert Hightower。他在多年前曾翻譯了四、五回，但因為覺得很多地方不易翻譯，所以沒有發表。我以前有一個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唸書的英國學生，曾翻譯第五回，但由於其中很多謎語，曲子不易翻譯，所以也沒有發表。全譯本中，有一已去世的英國人，化了很多時間來翻譯，他的兒子兩年前曾給我一信，說要把稿件寄給我看和替他介紹出版，那時我剛巧有事耽擱，把信丟了，最近聽說他的兒子已把稿件送到書局，如能出版，應是比較完備的英文翻譯本。以上所說，是翻譯的大概情況。

至於研究部分，正如前述，最簡單的是在歷史、通史、文化史或文學史中，有一小段提到紅樓夢，作為批評和介紹。後來漸漸發展成專題研究，其中又可分幾點說明：

（一）高本漢曾在瑞典遠東博物館館刊中發表一篇論文，用語言學家觀點來分析紅樓夢的用字。他選了一些字出來，判斷其運用的方法，這種研究雖非全面性，但仍開一先路。

（二）吳世昌用英文寫的「紅樓夢探原」，十年前已出版，他根據胡適之、周汝昌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作者的家庭背景，對脂本也有一詳細分析，我們雖不一定要接受他的見解，但把這些資料介紹到西方，却可使外人知道紅樓夢的作者、作者家庭背景，版本和小說內容都是大大的爭論點，所以這種介紹有一定的價值。

（三）是研究紅樓夢中的文法問題。在中國，王力在研究漢語文法時便以紅樓夢作為樣本；在西方，這種研究則比

較少。數年前，我曾要一中國女學生張小姐研究紅樓夢中的「條件句」(Conditional Sentence)，不論其用在會話或敘事部分，都有詳細分析，從而看出紅樓夢作者的寫作技巧及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控制和運用。

(四)我另一個學生黃小姐，曾用電腦計算機(Computer)算出紅樓夢中的虛字(如呀、嗎、呢、了等字)出現的次數，從每回各虛字出現的次數和每句虛字的百分率，比較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差別，和各版本的不同。從而推斷紅樓夢中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否同一作者。但由於其中仍有問題尚待解決，故未能發表。最近趙岡先生和他的太太陳鍾毅女士出版的「紅樓夢新探」，便有用這種方法來研究。

(五)是用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在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柳無忌教授的指導下，有數位學生寫的博士論文，都是用比較文學的觀點來分析紅樓夢中的內容和寫作技巧，這是一種發展的方向。

(六)是關於紅樓夢研究資料目錄的問題。過去紅樓夢資料的目錄多是簡單地附錄在文學史後。另外便是專門關於小說的書目，李田意先生在耶魯大學(Yale Uni.)曾用英文出版中國小說的書目，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紅樓夢的，但仍非常簡單。這幾年我一直鼓勵學生寫紅樓夢的書目，有一部分已用打字機打好，一部分則仍是卡片，估計成書時有三百多頁，凡在論文中有提及紅樓夢的，都有列舉，翻譯本也在其中，「紅樓夢卷」中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和一粟「紅樓夢書錄」的資料如作者名字、書名、出版日期、地方等都已包括在內。另外，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所引用的資料和貴組所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專刊」中所發表的目錄也在其中，我認這應是最完備的紅樓夢書錄，希望將來出版時，潘先生能在印刷方面幫忙。書目的搜集對研究任何一種學問都極為重要，我們研究某一項問題時，須先知道是否別人已有所發表，不然便會徒勞無功，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書目方面繼續努力。中國有些學者在書後不做索引和目錄，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中國書籍流傳不廣，發展不大，這也是原因之一。

(七)在西方，對紅樓夢作者背景的研究只開始不久，據所知，J. D. Spence曾寫曹寅和康熙皇帝的關係，但對

曹雪芹却沒作詳細的研究。

(八)自脂本發現以來，各方多用來作爲考據版本，研究紅樓夢和曹雪芹家世背景關係的資料，惟李希凡曾指出脂評的文學批評觀點，他雖沒作詳細的分析，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新方向。最近，在貞女島舉行了一個傳統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會議（由美國學術機構基金會主持），會中王靖宇先生（他以前的博士論文是「金聖嘆的文學批評思想」）宣讀了一篇論文，分析脂評的文學批評思想，分析得很詳盡，這實在是一條值得繼續研究的道路。

以上所說的爲大概要點，至於在西方還需要發展的，我認爲又有下列各點：

(一)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完備的翻譯本，最好是兼用文學家和漢學家的觀點來翻譯，（而非僅從文學家的觀點來翻譯），把句解，意義等都考據清楚。把整本紅樓夢翻譯成英文或英漢對照，是一項最基本的研究工作。

(二)在版本討論方面，應開始用西洋考據方式來研究，吳世昌曾作一初步工作，但那仍需慢慢發展。最基本的還是要先出版一種集合各種版本的叢校本。

(三)對曹雪芹生活及家世的考據，應有更詳細的研究。

(四)是用語言學方式來分析。

(五)將紅樓夢從歷史、社會、經濟及政治思想各方面來研究。

(六)是用世界文學理論和眼光來作批評，例如紅樓夢一書的結構、個性的描寫，神話性、影響性、技巧等都可作研究。

(七)是做一種扼要介紹工作，因爲這樣可使西方人對紅樓夢更容易了解，對研究工作也較方便。

(八)是對紅樓夢中人物的名稱及其他專有與普通名詞語句作索引和研究。因爲各翻譯版本對人名的翻譯都不同。我的一個美國學生做過紅樓夢人名的名單（例如說出此丫頭是誰的丫頭等），又把各翻譯本的不同處都註明出來。以後

紅樓夢研究在西方的發展

我希望能有人編出最完備的索引、引得、或通檢。

(九)是做綜合的概論(莎士比亞的研究便有用此方法)，潘先生「紅學五十年」便是將近五十年來紅學的發展作一綜合概述。這種概論能使初入門的讀者有一初步認識，所以應該作更詳細的研究。

最後，我再扼要的一說，就算中國人自己研究紅樓夢，最重要的還是資料的掌握和集合，從這次展覽的資料和搜集看來，可見各位也知它的重要性，但卻還需努力，把世界各地關於紅樓夢的資料集中到紅樓夢研究小組來。我希望各位都能作出更有系統的收集，建立一所和莎士比亞紀念圖書館媲美的紅樓夢研究圖書館。

今天我說的很簡單，希望各位指教。

訪趙岡話紅樓

戴麗珠

碩長的身子，冷靜的思考，清晰的語絲，這是經濟學人——趙岡先生。

訪：趙先生是經濟學專家，這是衆所周知的；但您如何能由研究經濟而轉向紅樓夢的研究？這必是很有趣的，可否讓我們國內讀者一曉？

趙：那是在民國四十七年年底（在美國），十二月卅日，這一個日子，我是不會忘記的。那天碰到我太太要生頭胎，因為有點難產，陣痛了三十個小時，嬰兒才生下來，起先我枯坐在醫院裡苦等，突然想不如到學校去借一本書來打發，就借一本輕鬆的書——紅樓夢，沒想到管理員却給了我一本不是原先我想借的書，而是蕭平伯批本；起先我讀不懂，再讀，再讀，越讀越有趣；當時我想，寫這些批語的又是何人？何以能知道這麼多的內幕？於是我就依照書中所提示的疑點以及可能的解答，條列出來，再一一的假設，結果我第一次的結論，是曹雪芹的弟弟作的。這是我第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是在醫院候診室等待的三十小時中寫出的，共有二萬多字，沒有發表。後來，我把它寄給胡適之先生看，胡先生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批評我，從此就引發了我對紅樓夢的興趣。當然；我第一篇文章，是很粗淺的，胡先生的話語大意是：此書讀得細心，但有關方面的批評文章與史料，未看得多，但這已給我很大鼓勵，奠定我此後研究的大方面。我在「紅樓夢新探」一書中還說，這本書是送給我長女的，因為我研究紅樓夢的歷史與她生平是一致的。

訪：趙先生在海外，見多識廣，是否跟我們談談有關近年來所見到的紅樓夢新材料，比方版本方面，或者資料方面？

趙：新的材料，好幾年沒再出現。但是在一個多月以前，就是七月初（據曹按：係民國六十四年），我曾見到了有關曹家與內務府檔案的一批新資料的出版介紹。這一批新資料，包括曹家與內務府直接的信函、曹家與李家的上皇帝及交往信函、以及有關曹家的請賞檔案，且已專門裝成專書。根據

初步的報導，我們可以得到某些收獲，由於曹家是直屬內務府的，因而有關曹家與內務府的檔案資料，格外珍貴。又因為這些信函，並非官式的報告，所以談的都是日常事件；比方曹家的經濟、財務開支情形、以及後來的開闢空、官司如何打、以致康熙皇帝最後如何生氣等問題，詳細目，都可以由這一批資料見出。而且上皇帝的信函，不同於一般的奏摺，至於曹李兩家的關係，更可以由這些信函中見出。對於研究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研究曹雪芹的幼年生活背景，都是極好的史料。

訪：這一批材料，對於研究紅樓夢作者問題的學者而言，當是一批很好的素材。至於版本方面，趙先生是否也跟我們談一點呢？

趙：版本資料的發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近唯一新的資料，是在列寧格勒發現的，經過重現先生抄出來，但是由資料本身看來，是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以版本來說，這批資料，只是一百二十回本印本的手抄本，出現的時間已經很晚；至於書中的評語，也只是普通讀者的隨筆感言而已，這個讀者對書的本身瞭解並不見得深刻，以文學欣賞或文學批評而言，也無甚價值，倒不如前面所說的那批新資料，我們可以藉此，整理出曹雪芹先祖家世的具體報告。至於曹雪芹本人的生平傳記，則依然還是一個謎。因為曹家被抄家後，曹雪芹就流落到北京；大凡一個人落魄到這種地步，要查考他的生平資料就很難了。另外倒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一、大約在三年前，我在哈佛一年，抽暇到美國京學社的善本書與流覽，這是該學社的人，從前在北京琉璃廠搜羅的一批書，很少人去注意，結果我發現到周汝昌見過的「八旗叢書」，此書是周氏初學編的，共有四十五種，分爲三部。周汝昌曾談及，但語焉不詳。大陸雜誌一年多前，曾刊登這件事。這三部書中有許多史料；比方觀面有一批年羹堯的請賞產品、兵法筆記，這批史料對於曹家與乾隆年間戰

略思想的人是很有幫助的；又譬如其中的許多筆記、野史、詩文集，都是研究清史的好材料，也許我們由這裡，也可以發現出一些有關曹雪芹家世的資料來。我曾經告訴過吳相湘先生，計劃將這批珍本圖書翻印出來，至今這個計劃尚未實現。

二、兩年前，曾發現了曹雪芹繪著的風箏譜，這是曹雪芹爲了給他的一批窮朋友或殘廢的人圖謀生計而寫的。他的朋友，就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此後有三家流傳，都成爲北京開名的風箏老店。由這一套風箏譜的設計，可以見出曹雪芹的藝術才華以及他對物理學的認識，舉凡風力、氣流等問題，都有研究。最妙的是這一本風箏譜，譜前有其友人寫的序，序中詳細敘述曹雪芹當年的生活狀況、個性等；可惜原始的本子已失，有人說散佚於日本，發現的這個本子是一位畫家影繪流傳的，聽說曹雪芹的原作是八種工藝製作的合刊，風箏譜只是其中之一，另外有紡織、綵染、刻印等民間工藝。如果能找齊，那麼有關曹雪芹當年的生活全貌，就可以更清楚的見出。當然關於這本書的真偽問題，也曾經引起大家的爭論，但是直到目前爲止，尚未能找出斷定爲僞的證據，大都還承認是曹著無疑。

訪：現今流傳的八十回抄本，其中各本的出入大不大？是否有那一本更接近足本的可能，能否請趙先生爲我們說明一下？

趙：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專門研究紅樓夢的人，我想是不會有興趣的，而且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主要是指大約有五、六個抄本，其中排列次序的先後問題，以及判斷各本年代的問題；各家說法紛紜，還不能有定論。如果研究出這個問題，至少可以有兩個作用，一是可以考究出曹雪芹用字的習慣與本意，用來校正他所用的原始字句。二是由各本批語中，可以見出曹雪芹寫書的背景，個人的思想、生活與傳記材料，以各本批語言，都是可資利用的材料。

訪：趙先生是能否爲我們談一談，關於後四十回的幾個問題，比方像後四十回，是否高鶚所作？對於流行的程氏本意見又如何？以及曹雪芹是否作了此四十回？

趙：你問曹雪芹是不是作了後四十回，絕對沒有。但是在這四十回中，有沒有採用到曹雪芹的原稿，則很難說；因爲其中談到曹府內外的詳情細節，與曹家檔案資料所顯示的很符合，想必是一個熟知曹府內情的人所作的，至於這個人與曹家的關係，有多大成份，則很難判斷。後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是可以斷言的，我曾經用過統計學的方法，研究比較前八十回（抄本）與後四十回（印本）的用字習慣；這是比較文學常採用的方法，結果發現前後作者是同一個人的可能性幾乎只有百萬分之一，如果我們承認這種統計方法是正確的話，後四十回絕不可能是曹雪芹著的。

現在市面上通行的本子，大都是一七九一年和一七九二年程氏兩次刊行的百二十回刊印本，在廣爲流傳上言，程氏的功勞是很大的，但在編校上說，程氏本的編校，並不見得合適。

至於後四十回的作者，亦並非是高鶚作的，到底是何人所作，依然是個大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以爲是很值得研究的；有關高鶚的史料是有的，他極有語言天才，且是個旗人，曾在內務府，北京話比曹雪芹好，曹雪芹雖然在北京住了二十來年，但至少他的幼年，在十三、四歲以前是生長在南方的，因而在前八十回中，常可見南方口音，作詩也常有走韻的情形出現。另外，高鶚天性風流，而且功利心切，這些都是跟曹雪芹極不同的地方。

訪：最後我們想請趙先生，向國內讀者說明一下，海外學人研究紅樓夢的動向。

趙：在海外研究紅樓夢，可以說分爲兩個方向：一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像以紅樓夢與歐美的小說做比較，或以心理分析的態度來研究紅樓夢中人物的描寫等。二是翻譯，英譯本中以牛津大學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的本子爲最妥貼、恰當。當然，要讓外國人真正瞭解紅樓夢是很難的，兩種文化，兩種社會背景，要瞭解是很不容易的；比方外國學生常爲書中的人名太多而叫苦，又會問出像爲何書中人物常常喜歡自殺之類的問題，這也是極自然的事。

訪：非常感謝趙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這一席談對讀者必大有俾益。

前面我已說過日本人和蘇聯人以經濟史觀及馬列主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均因紅樓夢而微其雄心。

我國學者懂得什麼是經濟史觀，也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對我所說，自然沒有異議。但是，若仍把紅樓夢作為寫實小說，並且繼續把曹賈合一，那就是還未覺悟了。

研究紅樓夢應該如何呢？我認為紅樓夢是章回小說，研究小說，對於章回小說這種特殊的文形式便該表示真的不滿！

幾十年光陰用在研究紅樓夢所發賈府事實不適合賈府的事實，是浪費光陰了。天下最可貴者光陰，這一研究法可以休止了！

美國和法國的紅學家則不然，他們因紅樓夢而發現了章回小說的大毛病。

來訪的五位紅學家問我說到章回小說的形式有問題，都回去想了十多天，日昨來告訴我，還沒發現有什麼不對勁。於是我說出下面的話。主要的反應是，他們對於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戚本的比較研究，已作了多年的苦工夫，聽了我的話，方心中苗長起來了。我聽了至為高興。其中一位對我說：「在臺北買到了初本的紅樓夢，花了二千多元——由於肯出高價，如今到舊書店買書，書價便漫天要價了。」我說：「在我國研究學問，苦厄甚多。書賈與竹槓，也是一厄。集體研究，可以減少此

痛苦厄。」

二、

法國學者講紅樓夢是先由甲戌本前八回譯出來，而刪去每一回的標題。將第十三回到十六回譯出來，承接上去，將第二十五回至第二十八回譯出。這即是把甲戌本完全譯出。這樣的紅樓夢，寫的是寶玉的夢（第五回）鳳姐的夢（第十三回）小紅的夢（第二十五回）。

中邪，又是最高潮。兩口棺材都做好了。此句便能證明是小說的高潮。

叔嫂中邪，不管郭逆如何解釋，我們知道曹雪芹把中邪的主要原因，放在賈源通與寶玉上。如果江青和劉少奇中邪呢？那原因也是賈源通與寶玉了。賈源通是象徵國家權力。所以，寶玉是不可以令陰人沖犯的。

現在，劉少奇是死了，入了棺了。研究郭逆為什麼寫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的解釋，實在片時候了。

法國及美國的紅樓夢研究

——談「石頭記」之四

費海璣

三、

郭逆寫過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的解釋一文，此文我沒有見過，但是瞭解郭逆為何寫此文。郭逆是翻譯的：他知道叔嫂淫五鬼是法國學者最感興趣的事，是外國人莫名其妙的事，是向無人作解釋的事，所以他便去寫出他的辦法來。我對紅學家五人說：「你們是新加坡僑生，有機會去看一看郭逆此文，讀讀文評介，我實在想知道郭逆此異有沒有別的花樣。會不會是影射劉少奇和江青？」

法國人講紅樓夢之後，美國便有了便利，所以紅樓夢的英語，也接對有許多人去做。不過，法國人和美國人只注意三個夢的解釋。因為佛洛伊特的釋夢，是他們常用的方法。寶玉的夢，是夢見和可卿性交。這表示寶玉下意識裏愛上了可卿，所以夢就給他滿足。鳳姐的夢，是夢見索可卿進忠告，要多做祭祀產業，免得全部家財入官。這表示鳳姐下意識裏，

有犯罪慾，怕有一天有抄家之禍，故夢給他忠告。小紅本在紅樓夢中沒有重要地位，但是甲戌本三個夢，他的夢佔一個。他夢見賈芸拉他，這個夢很容易解釋，小紅下意識裏是想攀上寶玉的，故每每在寶玉前現弄現弄。可是受了挫折，寶玉身邊一千人伶牙俐爪的，豈容他插一手？既受秋紋等一場惡話，便悶悶回房睡了，故夢便給他補償，賈芸來拉他了。小紅之事，章回小說把他分成兩截，一截放在第二十四回，一截放在第二十五回。所以，外國人認爲章回小說有不是。於是把第二十五回的前三段移到第二十四回去。客觀來說，第二十五回的題目是救總巡鬼，甄玉蒙蔽。小紅的夢與總巡鬼無關。

章回小說是在長篇小說尚未發達時的產物。那時代有開階級並不像今日有開階級，只有功夫羅短小說，雖一回便算了。故弄玄虛，把一件小事的兩半截了，要讀者下次再來聽，故有一要知端底，下回分解。」的格式。所以，時代進步了，人民富裕了，有開階級各有眼有長篇小說了，便不必要這種花樣了。這樣說來，甲戌本紅樓夢的最重要之描，乃是叔嫂中邪，逼瘋寶玉被襲。花了錢買各種古老的本子作比較研究的朋友，不要後悔，依我的話研究各本裏那些分章回的地方該改變，並將紅樓夢中的夢一一分析，很可以寫成很多有價值的論文啊！

談到英國學者對紅樓夢的研究。我對於我國早期留英學生油然而起敬佩之心，因為他們的中文造詣均是非凡的，均能影響英國文壇，使之對紅樓夢有透徹的認識。

英國有一位熱愛我國文學的學者 G. H. D. 他著述道：「曹雪芹的石頭記一書，寫男女四百四十八人，各有個性，各各不同，而且各有本末，這種塑造人物的能力，世罕其匹。求之英國，只有魯賓定 (Robinson) 差似之。學者宜作比較文學研究，把曹雪芹和魯賓定作一比較研究」。

魯賓定生於一七〇七年，卒於一七五四年，和曹雪芹是同時代的人，只略早幾年。現在英國紅學家以為曹雪芹生於一七一五年，卒於一七六四年。

聞 G. H. D. 緒論的英國青年，多樂於欣賞紅樓夢，在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四年間，他們以牛津大學為中心，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的影印本，特別重視。這本子即胡適先生所謂「庚辰本」，亦即八十回石頭記抄本，其中缺了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

他們研究的方向，就是 G. H. D. 所指出的比較文學之途向。他們把曹雪芹和魯賓定相比，把石頭記和湯姆遜斯相比。

湯姆遜斯和賈寶玉並不相同，湯姆遜是嬰兒，而賈寶玉卻是賈母溺愛的孫子。湯姆遜頭流髮，歷盡辛酸，所接觸的全是下流粗野的人；賈寶玉則在富裕的環境中，享人間的奇福，一接觸的全是文雅聰明伶俐的女兒。

但是曹雪芹和魯賓定卻有類似之處，兩人均被視為善者，認為人生而具有一「情」的，而且情是行為的原動力。直道而行，不拘禮法，

亦不故作多情。厭惡才子佳人的小說，認為那種虛矯的情詩豔賦，乃是無聊文人之作。所以他們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均很高。均是由假文學到真文學的大革命家。

二

把牛津的紅學家的論文譯出來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可惜我沒有時間去做。我對大學西語系同學，有厚望焉。

庚辰本石頭記所缺少的回目是：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題五美吟，浪蕩子情遺九龍瓶。第六十七回：見土儀蟹卿思故里，聞秘事鳳姐詛家童。此外尚有兩個缺略：

英國人研究紅樓夢

談「石頭記」之五

費海環

第二十二回：此回未完而曹雪芹逝矣。

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

英國紅學家重視「庚辰本」的理由是這八十回中雖有上流缺陷，但大致上是出於曹雪芹之手。

從脂硯齋主的評語知道曹雪芹寫八十回紅樓夢，是脂硯齋主催迫之下寫的。而且原來的次序和「庚辰本」的次序並不相同。否則寫到第二十二回便死了，怎麼有二十二回以下的稿子呢？很可能脂硯齋主脂硯齋看，脂硯齋不滿意，便得重寫。曹雪芹寫到八十回總死去，可是脂硯齋要他重寫的便是第二十二回，而這一回卻未寫完便死了。這一回乃是：

「賤曲文寶玉悟禪機，製燈謎賈政悲酸語。」

我們知道第十三回是重寫過的。曹雪芹原寫可卿淫喪天香樓，脂硯齋不滿意，責令改寫。英國紅學家多相信脂硯齋是提供材料的人，賈玉就是脂硯齋自己，而非曹雪芹。紅樓夢是脂硯齋的傑作，而曹雪芹是他的助手。脂硯齋自己眼高手低，所以非讓曹雪芹代寫不可。

從改寫的跡象看去，這種推斷不無道理。所以如今紅學家的注意力集中於脂硯齋是誰這一難題了。

由於十七回有脂硯齋的一條批，上面說：「批書人領至此數，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這兩行就有兩個錯字，領到誤為領至，仙逝誤為先逝。脂硯齋當然沒有寫小說的本領。他稱元春為先姊，那麼他是曹雪芹的叔父。

曹雪芹有四個兒子，曹頌是曹雪芹的父親，曹頤、曹頫、曹頳便是曹雪芹的叔父。脂硯齋的硯字和碩字相似，所以，很可能脂硯齋便是曹頤了。但是曹雪芹又有人說是曹頳的遺腹子，如然，曹頳仍是叔父。

關於曹雪芹是曹頳的遺腹子之說，翁同文先生有很多證據，這裏不提，以免支離。

由於曹雪芹的想像力之豐富，他叔父所講的故事，他均能以生花妙筆寫得逼真，所以，我們更生敬意。

我對寶玉即是曹雪芹之說久表懷疑，因為如寫自己，那就不算什麼文學天才了。

「庚辰本」紅樓夢最爲英國紅學家激賞的是寫情愛。可惜篇次弄得混亂。如果第七十八回是第八十回的話，紅樓夢八十回以下便可不續寫了。

我認爲續寫是不智之舉，聰明人的作法該是把前八十回重新整理一下。現在牛津大學的英國紅學家的想法也是如此。

現在攻擊高鶚的文字很多，這是由於他沒有按照硯及雪芹所暗示的諸人的結局去寫。遠在民國十年，胡適先生已指出下列缺憾：

○寶玉不必寫成出家和尚。

○史湘雲應與寶玉成爲老伴。

○小红不應沒有交代。

○香菱應死於夏金桂之手。

○鳳姐應被冷休，哭向金陵。

我認爲「求全之毀」是不必的，所可惜者是高鶚不知道有了八十回便足了，只要重新整理。因爲如依胡適先生所說去續寫，那還同樣是一「畫蛇添足」嗎？

續作者均不智。高鶚能免「續貂」之譏，已是幸運的了。

發斷定的筆下湯姆是身世淒涼的，所以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和情愛近似之。可惜曹雪芹受脂硯掣肘，否則，以黛玉爲中心，不以寶玉爲中心，去寫紅樓夢，那就是更佳的小說了。如以情愛爲中心，亦是出色的小說，這兩種理想的紅樓夢，只要妙於剪接便均可產生。有志於此的朋友，請移駕來寒舍長談！

二六 「源氏物語」與「紅樓夢」

林柏燕

一、源氏物語的作者

源氏物語不僅是日本古典文學的傑作，也是全世界所注目的文學名著。作者紫式部（九八〇——一〇三七）爲日本文學史上第一位大女作家。她是平安朝時代碩儒藤原爲時的女兒，她的哥哥藤原惟規，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所以紫式部自小就薰陶在文學氣氛濃厚的家庭裏，得以培植了她曠世的才華。二十四歲時，她的丈夫藤原宣孝去世，她除官中宮上東門院爲皇族彰子的家庭教師，於是開始潛心著作，寫下源氏物語五十四卷。

她的本名已經失傳，紫式部並非她的本名。式部是她父兄的官名，她加以襲用。至於紫這個字，有兩種說法，一是她對源氏物語的女主角紫上，描寫最力最成功，故以紫自名。一是她本叫藤式部，因藤字爲紫羅蘭之意，其花色紫，故名紫式部，以上，前說較有根據。

至於她的生歿已不詳，不過依各種典籍與紫式部日記來推測，似乎生在圓融天皇天元元年，卒於長和五年。

二、源氏物語的創作背景

平安朝之前，日本文學在散文方面，有風土記、古事記、日本書記；在詩歌方面有和歌、催馬樂、萬葉集等。平安朝之後，才開始有了物語的出現，這些物語，綜合了詩歌、神話、傳奇的形式，在主題上，則包括有英雄傳記、戀愛故事，以及異鄉之談。

紫式部可說是生長在物語的時代。在源氏物語之前，已有竹取物語，伊勢物語，大和物語，宇津保物語，和落窪物語等。這些作品，無疑地，深深刺激了她。此外，紫氏部的創作背景，可分述如下：

一、紫式部本身橫溢的才華，激起了強烈的創作慾。二、平安朝的平靜，以及她深居宮中，給她有利的寫作環境。三、寡婦生活的傷感與寂寞，使她以寫作自娛。四、在宮中耳聞目睹的愛情故事，使她印象深刻，甚至要暴露宮中的黑暗面。

三、源氏物語的內容

源氏物語共五十四卷。前四十四卷，寫光源氏如花般的戀愛生活。後十卷，又稱宇治十卷，敘光源氏的兒子薰大將，一連串的失戀與不幸。其內容大致如：

光源氏是個瀟灑倜儻的親王，他多才多藝，受父王的寵愛，娶大臣之女葵上爲妻。但葵上過於冷淡，光源氏毫無感覺於妻的愛情，倒是對於酷似自己生母的繼母藤壺感到無限的愛慕。後來，這種感情，漸由母子之愛而終變爲人世所不容的愛情，並且光源氏在衝動中，竟不顧一切的與藤壺發生關係，而且使藤壺懷了孕。幸虧父王不覺察，對於所生的孩子，酷似自己，因而不起疑心，使他們得以渡過這個難堪的局面。

此後，源氏對於藤壺的愛慕，有增無減，惜爲環境所限，不得常相幽會，苦悶之後，光源氏仍濫交其他女性，諸如伊豫守的後妻空蟬、六條、少女夕顏，都是他的情婦，但這些女人仍不能滿足他的欲求。

有一天，他在山中某庵裏發現十二三歲左右的少女，豔麗而酷似藤壺，使源氏大爲心動，遂領回宮中撫養，才知道這少女名叫紫上，是藤壺的姪女。這期間，他又絡繹與未摘花、源典侍發生關係，但心中還是深愛藤壺，不過因種種困難，不能如願，只好將一心的愛，寄托在紫上身上。對於妻子葵上，則極其冷淡，很少接近，使葵上心中抑鬱。

某日，在赴會途中，葵上爲着爭路，與源氏的情婦六條衝突，結果葵上得勝，但六條怨氣未消。乃陷害葵上使她夭逝，引得源氏大爲哀慟。這時，六條離京赴伊勢隱居，使源氏更爲寂寞，但紫上已漸露女性的嬌艷，使源氏稍有慰藉，時光源氏年二十三。

是年，父王駕崩，藤壺摒棄源氏，斷然出家，源氏家道中落，弘徽殿女御得勢，因素恨源氏與他的妹妹麗月夜有染，總想害他。源氏乃從須磨逃往明石，在明石受到明石八道的厚待，並與其女明石

上發生曖昧。經過三年，弘微殷女御病死，源氏返京，得紫上的許可，把明石上接來同住，並把他過去的戀人，安居於近處，使自己藉近水樓臺之便，得娛自己的青春。自此之後，到他死的二十多年，他一直沉醉在縱慾的生活裏。

四十歲時，王將朱雀院的女三宮許配與他，孰料婚後，女三宮紅杏出牆，與她的舊情人柏木大納言偷情，而生下一男名薰大將。源氏勃然大怒，但當細細探索自己的一生時，就被創鉅痛深的內疚征服，而原諒了女三宮，並把薰大將視如己出，加以撫養。此時，女三宮因羞愧而出家爲尼。柏木亦飲恨而亡，紫上亦相繼逝世，時源氏五十一歲。

此後的源氏，不過空具形骸，鬱鬱寡歡，毫無生活的樂趣，時而與明石上閒談往事，時而遠眺夕暮天空，唱起追念紫上之歌：

連幻夢皆不遇之魂兮，飛過穹蒼而逝，究欲飄向何方？

這種哀傷的歌，雖是懷念紫上，實則還深戀着他的母親桐壺更衣與繼母藤壺。

接着是宇治十卷，源氏之弟八宮，隱居宇治，深嘆人世之不遇，本欲出家爲僧，但因痛愛二女大君姬與中君姬，故暫隱深山，念佛閒居，過着清淨寂寞的日子。

一連串失戀的薰大將，爲消磨閒愁，時到八宮家閒談。有一天適八宮赴寺參佛，薰遂得遇二女，大君姬氣品高雅，中君美艷絕姿，皆深深打動薰大將之心，不過，二女相較之下，薰大將較傾心於大君之不凡氣質，乃百般追求。

此後，八宮去世，托薰大將照拂其二女，薰以爲可與大君成眷屬，孰知大君陡念人世之無常，毅然